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傳四首

亡妾毛氏傳

氏世居長洲之胥門家不甚微眇而故貧
氏生慧甚父母絕憐愛之居恒相戒寧爲
人貳不以適貧賤者蓋市人見也而會余
欲置筵遂歸焉父若母以憐愛故不令習

誦多者稱之卷之三十一
挫鍼治澥刺繡績紕與一切豆區釜錡筐
筥之事又不令讀書識字通女則內史諸
書年十餘僅繞膝下嬉戲索果蔬食耳至
十四而歸余問之女紅而女紅不知問之
字而字不知問之中饋而中饋亦不知徒
以姿首妍麗體度詳雅吾妻見而憐愛之
如其父母曰斯不亦閭閻夷施之屬乎顧
獨奈其須乳何也居一年而教之刺紡刺

紡過人教之讀書書過目成誦教之習字
而運腕便捷所爲字畫莊楷媚潤翩翩右
吳興風格又一年而文誼粗解隋唐書三
國志之屬靡不曉暢唐人五七言詩稍稍
通其大凡凡余執卷必侍侍必問所閱何
書書何意旨蘄徹首尾乃已一日余臨池
氏拋鍼縷就視余試以一對曰拋鍼搦管
氏應聲曰隱几觀書余易觀爲攤氏笑謂

詞家補遺卷之三十三
二
余攤而不觀可乎其穎敏如此闡闡中絕
不置鏡臺香奩薰燧諸物惟圖書數十卷
而已余加獎賞氏曰非妾能遠俗恐以俗
物敗君意耳吾妻益復加憐愛愈于其父
母曰藉第令生長貴族早就師傅卽曹大
家謝道韞何難至哉又無奈其孱弱何也
蓋氏生而腰骨纖微不任羅綺故又一年
而體漸豐滿能任拮据蚤夜程課女奴不

遺纖鉅必得其當余姓嬾不耐訾省所有
貯息氏爲握筭若神經所鈎校卽錙銖圭
撮弗爽又一年而熟習禮義不吐不茹能
張能弛事主母鞠脛卑字甘鮮必薦起居
以時而不專爲繞指柔處姨姒間不難降
薄而藹若骨肉未嘗繆飾恭至臧獲輩不
輕假嘖笑然盡得其懽余故好施予每德
於人而不爲人德動以怨報性不喜伺人

而長爲人何伺得其間因爾輸攻余未免
蕙薊于懷氏從旁慰解旣已德人而不忘
德旣不能伺人而耻爲人伺胸中無雲夢
八九謂淵度何余服其言置之座右吾妻
益復嚴重之曰吾聞鄧曼明哲樊姬諫諍
孟光齊眉侈爲美談渠殆兼之者耶又一
年而余以一大拂情事病甚病在死法中
氏搏顙禮斗願以身代時時用婉語勸喻

病稍間專意奉瞿曇氏六時共事余持誦
氏亦持誦余寫經氏亦寫經余造像氏亦
造像非以自爲實爲我也又一年而氏亦
病病在瘡後失調腹得一痞而懼縈余慮
絕不言至勢張皇始從母氏家覓一醫治
之醫投以三稜蓬朮諸藥數十劑而痞愈
甚胃氣漸削弱余始及知謂庸醫剗藥奈
何以身試耶爲覆其藥而私取服之不輟

詩象菴稿卷之三
四
遂淹引歲月不可收矣夫氏歸余家七年
耳而抱疴者更兩寒燠夫其婉孌馴狎吾
以爲昵友其濡染翰墨吾以爲良朋其綜
核衡決吾以爲家督其匡違救過吾以爲
弼士乃其手貝葉而口優曇吾且以爲法
侶乎且以爲導師乎而今已矣芳香未歇
遺挂在壁房櫳蕭條屏帳髣髴余何以爲
情矣

鄒子曰死生之際豈不以數哉夫氏居恒
遇事洞若觀火至于其身而不知庸醫之
不可信生平奉余言爲著蔡而以覆藥爲
非卒殞其身胡彼明而此闇小哲而大惑
也豈非數哉嗟乎靄雲驟散琪葩易萎閨
閣者流備有衆懿天那得不奪之天那得
不奪之

閩王母傳

詩家補遺卷之三十三
五
閩王相如若儒而任俠好與文人長者游
諸所爲頌說王母者幾半秬林家矣一鄒
生言胡足有亡而王生迫欲得之夫使余
言而有似於諸先生也是贅而蛇足也使
余言而不能有似於諸先生也是濫而續
貂也二者曷取焉而王生之迫欲得之也
雖然姑爲申其說母故儒家女年十三而
歸王二十四而夫死死之日若越在襁褓

第端未出腹母以死誓而念無以奉兩姑
撫藐諸孤忍死奉姑育孤操持井臼而家
以益振兩姑徐與張相繼均率髮踊哀號
殮殯有禮姑徐之弟若兄某者窺室中藏
而攫之盡出所遺屬饜其志去有姊寡依
婿以居母輿之歸相與朝夕旣沒復捐金
爲置田備祀事曰母今若敖氏之鬼不食
也長若好讀書則與書好黃金結客則與

請家者種之卷之三十三
黃金幼耑無所好而好持家則聽持家曰
吾兩兒一質一文足矣先母歸王亡幾何
便爲其夫置造夫死而厚遣之不欲以已
意律人其孝義慈敏類若此夫此孝義慈
敏譚者率道之而柏舟一事尤媿媿焉余
獨謂婦人從一彼抱衾他屬此顏面而蕘
心者耳不足道孀幃鬼火誠亦難之而何
以稱焉若善事其姑克肩家政又婉嫕有

幹者饒爲之矣惟是恤人而及其鬼輕財
禦侮保無卒然可不謂沉幾卓見曙于大
義者哉至于教子各以稟質卒用豎立勝
閨闈家遠甚昔陶朱公有子三中犯殺人
公遣少者持金莊生代爲居間其母不聽
舍幼而任長事以冀公曰吾固知少者之
不習也王母之見直與霸越大夫等不令
朱母媿死耶

說家種和卷之三十三 七
鄒愚公曰王生與余言母氏未嘗不淚蘓
蘓下也蓋痛其母之賢不能要一褒典以
居已之不遇不能舉翟冠象帔加于母而
貽之榮此何以稱于世曰人子云夫褒屬
虛詞榮施失德比比皆是而王生艷之耶
有諸先生言而母不朽矣其爲榮褒良亦
奢矣請得以此語續貂

陳孺人傳

當華君以其母陳孺人故乞文於余也余
亦遭府君喪與母恭人合葬而乞文於人
時余操筆而狀吾母淚千下而筆不能一
下矣夫吾不能自爲文而何以爲他人文
已復念人母亦母也人爲其母求文猶吾
爲吾母求文也旣技淚而狀吾母恭人越
旬日又收淚而傳彼陳孺人孺人父習農
世澄江之金鳳鄉人與其嫡夏孺人同里

當孺人之爲副於中秘公不純用色實以德選碧玉小家女驟而入貴人家瑀房靚深翡翠綺繡闐駢而列夫寧不若驚而孺人自如中秘之父學士公便嚴重之日之婦不凡乃孺人實壓于嫡而不敢有所見才居四年雙舉兩子學士公喜甚着所賜使朝鮮一品衣南向坐以金釧勞夏孺人若謂汝賢故置選福而能子卽褒不及孺

人而意可知矣乃孺人終自貶損抑下兢兢卑牧夏孺人命坐則坐命食則食命經紀內政則經紀而卒不敢有所見才已兩兒者皆青衿矣各娶婦而有室矣夏孺人亦且物化無所用壓矣而其貶損抑下不自見才如故歲時伏臘至與子婦比肩而處若禮固然者此其巽順殆自天性不專以壓不然安所得萬石門風也者而效之

咄咄異矣孺人猶多懿德彼其皂綈白練
食不重肉而儉起辨色子夜始即安而勤
不私其女而厚其嫡之女與不私其父若
母而公恤逮臧獲飲食衣被之以時而仁
種種未易更僕而咸自巽順中饒爲之豈
其娶妻必齊之姜誰謂農家兒不習於事
哉抑聞之當夏孺人時孺人於中秘公月
僅一見再見阿翁非朱博令侍妾乃爾斯

事更異非甚巽順又誰堪之鄒子曰華氏
吾錫所稱高門鼎族也當夏孺人之艱子
而禮部公之乏嗣兩家宗祧岌岌乎殆矣
不有孺人而何以有子不有兩子而何以
承兩家隴西如綫之業咸惟孺人延之爲
功甚鉅而不矜謙之至也易謙亨君子有
終蓋以艮山居地下勞而能謙謙則必亨
其孺人之謂哉人言女德不外出無庸表

言家種種卷之三十三
著吾不謂然夫抱女德者不外出而論女德者不內闕闕之則古脫簪舉案斷機引劍之事將泯泯而止何以垂于今之天下乎夫孺人不自見才吾亦述其所爲不自見者作陳孺人傳

湯義仍先生傳

先生名顯祖字義仍別號海若豫章之臨川人生而穎異不羣體玉立眉目朗秀見

者嘖嘖曰湯氏子馨兒五歲能屬對試之卽應又試之又應立課數對無難色十三歲就督學公試舉書案爲破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督學竒之補邑弟子負每試必先其曹偶彼其時於帖括而外已能爲古文詞五經而外讀諸史百家汲冢連山諸書矣庚午舉于鄉年猶弱冠耳見者益復嘖嘖曰此兒汗血可致千

里非僅僅蹠蹠康莊也者彼其時於古文
詞而外能精樂府歌行五七言詩諸史百
家而外通天官地理醫藥卜筮河籍墨兵
神經恠牒諸書矣公雖一孝廉乎而名敝
天壤海內人以得見湯義仍爲幸丁丑會
試江陵公屬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應庚
辰江陵子懋脩與其鄉之人王篆來結納
復啖以巍甲而亦不應曰吾不敢從處女

子失身也公雖一老孝廉乎而名益鵲起
海內之人益以得望見湯先生爲幸至癸
未舉進士而江陵物故矣諸所爲席寵霧
附薰炙者浸且澌涘矣公乃自喜曰假令
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敗乎而時相蒲州
蘓州兩公其子皆中進士皆公同門友也
意欲要之入幕酬以館選而公率不應亦
如其所以拒江陵時者以樂留都山川乞

得南太常博士至則閉門距躍絕不懷半
刺津上攤書萬卷作蠹魚其中每至丙夜
聲琅琅不輟家人笑之老博士何以書爲
曰吾讀吾書不問博士與不博士也間策
蹇驢探雨花木末烏榜燕磯莫愁秦淮平
陵長干之勝而筇之毫楮都人士展相傳
誦至今紙貴時典選某者起家臨川令公
其所取士也以書相貽曰第一通政府而

吾爲之愆惠則北銓省可望而公亦不應
亦如其所以拒館選時者尋以博士轉南
祠部郎部雖無所事事而公奉職恇慎不
以閒局故稍自墮弛謂兩政府進私人而
塞言者路抗疏論之謫粵之徐聞尉徐聞
吞吐大海白日不朗紅霧四障猩猩萬萬
短狐脩鱷啼煙嘯雨跳波弄漲人盡危公
而公夷然不屑曰吾生平夢浮丘羅浮擎

雷大蓬葛洪丹井馬伏波銅柱而不可得
得假一尉了此風願何必減陸賈使南粵
哉居久之轉遂昌今遂昌在萬山中土風
淳美其民亡錫夷之習亡彫剋流穴之患
不煩衡決勞擿伏相與去鉗劓罷桁楊減
科條省期會一意乳哺而卵翼之用得民
和日進青衿子秀揚權論議質義斧藻切
劑之爲兢兢一時醇吏聲爲兩浙冠而公

以倜儻夷易不能希鞬鞠脰睨長吏色而
得其便又以礦稅事多所踈盭計偕之日
便向吏部堂告歸雖主爵留之典選留之
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長逞神武之冠
竟不可挽矣已抵家浙開府以復任招不
赴浙直指以京學薦不出已無意仕路而
忌者不察懼捉鼻之不免而爲後憂遂于
辛丑大計褫奪其官比有從旁解之者曰

言象者稱卷之三十三
遂昌久無小草志何必乃爾當事者曰此
君高尚吾正欲成其遠志耳居家於所居
之側小結菟裘延青引翠英巨靈谷之勝
發牖而得連樊清漪灌注几席襟蒔花木
籠禽鳥金薤琳琅昭耀四壁間中丞惠文
郡國守令以下干旄徃徃克斥巷左而多
不延接亡論居間謝絕卽有時事非公憤
不及齒頰人勸之請託曰吾不能以面皮

口舌博錢刀爲所不知何人計指床上書
示之有此不貧矣朝夕與古人居評某氏
某氏誰可誰否雌黃上下不遺餘力千載
如對與鄉之人居則于于適適屏城府去
厓略黜形骸而一飲之以醇與家人俱皜
皜熙熙相劑而出笑顰不假而光霽自若
與其兩尊人居則柔氣愉色逆所欲惡而
先意爲之小不諧懾懾憂虞若負重辜

然與其五兄弟俱解衣分餐弼其逮而補其缺失務令得兩尊人權以一人而兼兄弟五人以事其親故兩尊人老而致足樂公又喜任達急人之難甚於己人有困鬪昏夜叩門戶而請卽有弗逮必旁宛助之不以貧無力解人謂公迂公曰施濟不係富有力必富有力安所得馮權郭解乎公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攻漢魏文選一書至

掩卷而誦不訛隻字于詩若文無所不比擬而尤精西京六朝青蓮少陵氏然爲西京而非西京爲六朝而非六朝爲青蓮少陵而非青蓮少陵其洗刷排盪之極直舉秦漢晉唐人語爲芻狗爲餽餘爲土苴而汰之絕糠粃鎔之絕泥滓太始玉屑空蒙沆瀣帝青寶雲玄厓水碧不可以物類求不可以人間語論矣公又以其緒餘爲傳

詩象補遺 卷之三十三 其
竒若紫簫二夢還竟諸劇實駕元人而上
每諧一曲今小史當歌而自爲之和聲振
寥廓識者謂神仙中人云

鄒愚公曰世言才士無學故戴逵王弼之
不爲徐廣殷亮而公有其學矣又言學士
無才故士安康成之不爲機雲而公有其
才矣又言文人學士無用亦無行而公爲
邑吏有聲志操完潔洗濯束服有用與行

矣公蓋其全哉世以耳食枕衾之不愜而
飾貌脩態自塗塗人人執外而信其裏公
與余約游具區靈巖虎丘諸山川而不能
辦三月糧逡巡中輒然不自言貧而人亦
不盡謂公貧公非自信其心者耶余雖爲
之執鞭所欣慕焉

雜文十四首

重建惠山寺阿彌陀佛殿募緣文

說身者種之卷之三十三
從是閻浮提西過去十萬億佛土有世界
曰極樂其地金砂其臺殿琉璃瓊瑤瑪瑙
其地七寶其水八功德其樹娑羅阿梨荃
提其鳥迦陵頻伽其寶行樹及寶羅網皆
出微妙音暢演佛法其主持是土者有佛
曰阿彌陀曾於往昔劫中作轉輪王名無
諍念發心菩提提取於淨土與其臣寶海同
脩彼證釋迦而此爲阿彌陀各登聖地其

所發誓願若一切衆生持我名號執心不
亂便得舍此五濁托生九品其人皆阿鞞
跋致永不退轉是阿彌陀者衆生之導師
念阿彌陀者歸趣之正路也故智度論云
脩行淨土譬如嬰兒不得離母若也離母
或墮坑井又維摩經云如造宮室若依空
地隨意無礙若依虛空終不能立夫佛母
也亦地也依之而人道以成居室用構不

然者亡有是處近世人我山高謂此念佛
不過一優婆姨門事耳三摩禪那之謂何
於是或逞廣長舌或逐牟鹿車或持棒喝
或事呵罵或執人天小果或紐聲聞二乘
或法席談空或危巖坐稿或游朱門爲解
脫或燃指臂爲割捨或托迹支郎風韻或
借口羅什逆行求道愈勤而去道愈河漢
矣曾不知晉賢至聖思見彌陀韋提希大

覺願生極樂維摩耑修龍猛預記遠公結
佛會於廬山世親厭生身於兜率此皆上
哲猶復乃爾矧彼毛道奈何弁髦之吾惠
山故有彌陀殿歷歲之久棟檠蠹蝕礎花
龕啣金碧盡剝瓦甍以解有僧如億見而
惻焉不啻金繩之淪而沮洳也琉璃瓊瑯
堂殿之委而砂礫也八功德水之淤而溝
塍也寶樹羅網之燎而燼也諸迦陵頻伽

娑羅阿梨之靡所托而狐兔荆榛也遂徧
告國人舉此廢墜將于其中修四十八願
之緣行一十六觀之法依佛求佛轉穢爲
淨離人間八苦脫天上五衰斯不亦闢大
法門開正覺路乎古德有言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人差無禪有淨土十人九人去如
億之爲此意良勤矣不佞夙懷禪脫兼習
西歸喜茲僧之與余合也乃不辭而爲之

前茅

五臺山僧道磊募茶施僧文

今夫有腹知餒有口知渴凡具四大者類
然餒則思食渴則思飲凡有六欲者亦類
然故八珍九鼎雖屬華胄藜羹藿食不廢
空門必辟穀而三摩須絕飲而六通則鷄
林無上足鹿苑之高座矣寰中有五臺山
者盤踞鴈代襟帶滹沱積雪夏飛嘉木冬

秀名金剛窟號清凉界文殊師利長於其中現牧童皤叟貧女嬰兒種種變化真欲界之仙都穢土之淨域也爲叢林者以百計爲禪室者以千計爲方袍圓顱聚而修習者以千萬計犍椎螺貝韻徹清冥栴檀栢子香流碧落雖蚤暮精進而晨昏澹泊飯惟脫粟啜惟白水廣長舌思噉霜華數藥琉璃咽那得月團一片故有暘當三伏

渴歷九秋勤徧六時病遭二豎而不得一見茗椀者卽監門之養寧斛于此有僧道磊將利已而利人視人渴如已渴欲募酪奴千頭遠施鷲峯百衲念吾吳百里內西有陽羨東有天池此兩山者家栽金薤室貯玉茗槍旗雨際騎火春前蓋此之所有不過草木而于彼所無奉爲沆瀣烹分蓮焰香汲山泉不須韋曜三升無煩陸羽諸

講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品便可益海潮音助獅子吼矣夫昔有施
一茅蓋而成佛辟支供一蓮花而生身叨
利者爲物雖微津梁甚鉅願我同志勿秘
如甘露珍似天漿隨意而施累多于少安
知一葉非須彌一勺非阿耨也於是居士
某先以茶施而暨之以文

金墅鎮蓮花寺募緣飯僧文

人皆有屋廬而僧無半廛人皆有土田而

僧無塊壤人皆有居肆術業而僧無片長
薄技至於行脚則其甚者也夫無土田則
誰耕耨而食無術業則誰貿易而食無屋
廬居處則誰鑽火煬灶而食勢不得不分
衛僧而行脚蓋亦難矣然所謂分衛者非
盡緣合叩而卽應也軍持木棰臨深跣巍
磧砂崖葛蒙茸彌望草根無人墨突不烟
誰爲檀施其或白日陰霾怒飈掘堞黃昏

言象者利卷之三十三
三
鬼火中宵雨霰村橋山市蹉跎不前抑虎
兕咆哮猿猴呌嘯猩猩萬萬遮道而語不
啻波旬陸梁脩羅翕赤以彼其時四大如
髮何暇一飽其爲乞食抑又難矣且也歷
朱門而生侈心目粉黛而生淫心遇嗟來
嗚爾之狀而生瞋心見半菽一粒之難而
生怨心夫淫侈瞋怨佛氏所深戒也繇乞
食而犯戒爲行脚者誠甚難矣在古宿德

痛念於此設爲飯僧之法於通衢大都之
中誅茆庀葢斲木而椽立之香積牛鼎爲
爨亡論風雨寒暄晨昏日午行至則食伊
蒲餽飪腹以果然俾夫不耕爨而饗殮非
貿易而饋粥之間關險阻之虞鮮裂坊破
戒之慮而後空門苾芻不作道路骼骹真
無壞福田最上勝果也金墅鎮蓮花寺赤
烏開基青蓮示瑞寺僧者弘發誓願飯

說身者種之卷之三十三
十萬八千僧倘此願圓滿將彼十萬八千者行不路難而戒無毀敗是施之財而與以法也財施法施其爲功德如拘哆樹寶如旃伽河沙何有限量凡我等盡被曇雲均瞻慧日其共成之

重脩洞庭山上方寺募緣文

我閻浮提自峩嶠鷄足五臺九華祝融泰岱西陽諸山而外其爲表竒獻瑞蘊靈涵

珍欲旬始槩泰清轆軼埃塹屹立于震澤
三千萬頃之上者曰洞庭山峯則巉巖岬
吻巖嶽碑砢岡則迴復天矯離襍臬屬壑
則澶漫委蛇谿訝瀕洞泉則噴淪滛泐困
泫汪洸其間珠宮琳苑係係碁置而上方
一寺則最殊勝彼其象青蓮爲十方緇流
之所瞻仰其座旃檀爲十方緇流之所旋
繞其臺榭琉璃碧瓦爲十方緇流之所萃

止其水若八功德其樹菴羅其鳥迦陵頻
伽爲十方緇流之所耳目愛樂卽雪山鹿
苑不勝於此惟是世有成住壞空事有盛
衰興替數不能逃佛不能挽加以土著者
率賈貿埽鬻藏鏹居積遊息者類錦囊蠟
屐吟弄嘯傲爲計然爲白圭而不爲周顛
王珣爲禽慶爲尚平而不爲郗超何胤檀
越虛無信施寥寂遂使豎者什凸者凹耶

者闡敞者塞澡井蓮枯觚稜爵化罌魚狼
籍筍簾草莽卽沮汝荆棘之場又不劣於
此沙門道弘者爰於如來座下弘發誓願
浮杯渡湖持鉢入市將以深心大心堅固
心勇猛心方便心而爲衆生作法語緣語
譬喻語隨順語調伏語破其慳恪導之喜
捨如遇宰官門卽勸宰官布施而說法遇
居士門卽勸居士布施而說法遇長者門

卽勸長者布施而說法遇善男善女門卽
勸善男善女布施而說法然猶謂不佞某
曲引人倫弘宣教範特乞一言以當金篋
余曰善哉善哉汝爲大事因緣披炎雲冒
赤日而來敢不代汝而展廣長舌夫衆生
身命如寄富貴如夢眷屬如影一切世界
如幻如泡悉屬易盡而佛法無盡我佛法
有四攝事四無所畏三十七菩提分十八

不共乃至八萬四千法聚皆無盡而檀波
羅密尤無盡此何以故爲他生種子故爲
他生福田故昔拘羅尊者因施一阿梨勒
九十一劫天人受享無滅尊者因施一飲
食七生人間作轉輪帝此何以故財施有
盡法無盡故某某乃稽首和南而爲之偈
曰

金庭山中王

上方殊勝事

與廢有固然

振舉是佛事

於此能信施

功德不唐捐

將爲後來世

福田及種子

一食一梨勒

速得成佛道

而况於餘者

此莫作戲論

望亭聖堂菴飯僧募緣文

一切功德有盡而布施無盡一切布施有盡而施食無盡一切施食有盡而飯僧則

無盡蓋人非諸天不能禪悅法喜而食非諸鬼類不能觸想而食僧亦人耳豈其能舍麤段微細之食而爲食哉非食無僧非僧無佛檀那雖小果飲食雖細事乎要以資四大而衛三寶五力六度七覺八道支三十七菩提分八萬四千法門胥於此乎出者也雪浪師洪恩幼耽禪藻長慕宗風末年一意薰習作功德事擇於地之望亭

而飯僧其間香積須彌伊蒲澤量苾芻如
雲望屋投食枵來果逞乃居不二年而示
疾托化師化之日呼門弟子而語曰此吾
未滿志願也其爲圓滿之夫惟師具福緣
故人不詔而喻粟不脛而至輸若公稅委
若天厨師逝而未施者慳惜已施者退阻
矣重如衣珠而艱逾重譯矣佛法之謂何
而以一師爲進退謂瞿曇不如宿德乎則

佛何在卽法卽心之謂何而見師不見佛
則慧何在無法與慧是人而畜生餓鬼地
獄種子也百歲非遙彈指便過昔也人今
也異類昔也震旦今也泥犁此不亦大可
畏乎夫畏生懽喜喜生施施生福德此是
佛門權攝不爲戲論

毘陵顯慶寺募緣飯僧文

僧家有接衆猶官家之有傳食也歌杖杜

說身者利卷之三十三
者不傳食何以肅王程而覲明辟持瓶鉢
者不接衆胡能叅名嶽而見如來藉令五
印三竺之域香積聯綿豈重譯之難到假
使鷄鳴牛吼之地法厨寂寞卽錫杖以奚
堪惟是苾芻射利空門壟斷憑飯僧以克
腹借募化爲染指求者益貪與者益恪祇
林山積曾無僧飯過門寶席雲興徒說天
神獻果法王子化作餓殍高坐人多填溝

壑弊也極矣故必有不貪之募其募爲直
然後有不恪之施其施無住一粒化爲河
沙况一粒以至千百億萬粒一僧可當數
衆况一僧以至千百億萬僧毘陵顯慶寺
僧悟仁者護法如護頭利人勝利已誓設
函牛之鼎廣餐調象之衆所謂不貪而募
者也募旣不貪施當無恪願以芥子共成
須彌取彼微塵合爲法界則雖檀施小果

可稱福田盛事不然者慳識不破諸識盡
燃其於道法亡有是處

鼎建火神廟募緣文

夫火之爲德尊而不親利而多害其爲利
也能炊五穀暎萬物濕可使燥寒可使燠
而其爲害也則不戢而焚犯之必焦流金
鑠石燔林燎原屠咸陽銷秦塚燒宋社燬
晉藏卽畚揭靡所施其力雖瓊竿莫能得

其用者也夫在人世既有司烜鑛木之職
彼幽墟豈無飛流回祿之神神之不無廟
其容緩羽士周喬玄者幼膺素券長隸赤
明手探玄珠胸包蒼籙清淨其質拯濟爲
用念味鳥狂獫燭龍橫肆悉繇制馭者無
其神抑亦栖神者無其地欲於上清上真
之側建立火官火帝之祠陶安公赫赫若
存甯封子炎炎如在攝彼陽焰統此燧人

誦家補種卷之三十三
庶嗽水不待樊英喫酒奚煩郭憲江陵自
不燃空說劉琨反風成都曾未燼徒倩巒
巴呪酒林林戶牖何虞玉石俱焚總總民
氓決不艾簫共弊此最上功德第一盛舉
也凡在封壤相應施助母藉口王子敬不
驚之德致有宋司城殃魚之患

華令人墓表

吾鄒之與華世世肺腑也而所爲交知絕

少今年春始得友於文學華君復智其來
也以其嫡母鄒氏表墓文請又以其所爲
舉子業政余卽其人而溫溫如也讀其舉
子業而斐斐如也又睹其譚說母氏而懇
懇如也乃不辭而爲之文蓋華君之言曰
吾母能女能婦能母而父能婦而夫
柔不廢剛而內以助外非獨一才一善之
爲沾沾者母甫三歲而背外王父怡畊公

卽知哀痛號泣廢食寢旣于歸數載而猶
念孀母不注枕邊淚時簌簌下乃謀于吾
父而迎就養焉是其能女吾家不踰中人
產而吾父好治酒脯延接賓客吾大父母
亦不安於蔬食母脫簪珥辦治不脩滲不
已吾父安吾大父母亦安吾父讀書時母
篝燈維績以佐讀旣試有司不售吾父奄
然沮喪不自比於人而母百端慰解之曰

男兒事業豈必一青紫足耶且有天數非
人力也是其能婦御諸婦諸媵諸臧護設
以躬履其境而曲體之爲時其凍餒分其
痛癢而鼓其心力吾所生母杜暨今庶吳
悉母出所有禮娶吾母能家則喜病則憂
沒則悲痛棺殮盡物已厚視吾女弟女弟
折而又厚視吾女弟之女是其能母吾兄
弟四人母因材程督道之禮義俾不小卽

言家禮卷之三十三
于悞淫卽以予之椎魯而稍知習讀則于
黷校咸惟母之力是其能母而父母素多
病吾父又十九出外母以疋然孱悴之軀
而代父爲政一切蒸嘗婚嫁租庸踐更之
事咄嗟而理是其能婦而夫夫自昔諫槐
救父樛木逮下鳴鷄相儆熊丸示訓舉案
爲恭有一於此亦足耀天壤勒金石而吾
母兼之豈易易事故敢以不朽累子鄒愚

公曰婦道尚矣而要本於女德夫女德在
孝不孝於父母而孝於人之父母曰能相
夫能奉姑嫜此猶捐本之論耳世之爲婦
者父母勝則傲其舅姑舅姑勝則傲其父
母比比而是矣曾有哭父於孩而奉母白
首者乎語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夫臣
子委身事國猶孝是焉始而况閨闈之際
耶令人惟能爲女而後能爲婦其爲婦也

真非世之能爲婦者吾所表于令人如此
諸世系子姓有墓文在不具論

倪雲翔字說

倪生少年白晢冠雲冠履雲履衣雲衣手
持雲和而過余問其跡則閒雲察其意氣
則雲天詢其名則曰化龍而字雲翔夫子
潛龍也悔而不用與雲徜徉甚當請遂爲
子說雲可乎夫雲紛紛霏霏郁郁續續蒼

蔚輪困差池狎獵或爲赤鳥或如蒼霓或
作纓綏或團車蓋若有若無倏聚倏散而
總之卷舒無心太虛自在故賢人登之而
奮隱者抱之而棲術士屑之而餐神仙駕
之而蛻方以外之民挾之而浪跡江湖透
迤山澤之畔其用不同其爲自在則一也
今子旣不能歌卿雲棲巖雲煮白雲與爲
五色之雲出入蓬壺閬苑而徒着側注單

說家種種不卷之三十三
言
絞從人間世彈鋏其雲之翔乎其雲之翔
乎然翔非跣跣恣睢狂易不諛蕩檢狎弁
禮法之謂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
食宴樂而象之初九曰需於郊利用恒夫
恒常德也用之以自在者也不鞶鞶而卑
不罵坐而豪不囁嚅而汗不叫號而放不
頤指氣使而柔不白眼攘臂而厲不塵金
玉不計資斧皆所謂恒也恒則何方之不

可適而何人之不可合如曰昔能御太丙
驂契貳騎泱莽之鳥從雲翱翔而侈然自
放踰檢敗度則非所謂恒不恒則不得自
在此非雲翔之意也生先世祖曰雲林具
隱德善畫爲國朝名流其師曰雲池精
隸書癡絕過人是祖是師悉以雲號今生
彬彬馴雅工印章有秦漢之遺其所衣被
於雲者深矣無所容吾言矣

請陳明府禁宰牛說

夫人非五穀不生人而非牛則五穀亦不生是牛者生五穀以養人者也昔人云年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曦日耕百畝自種自斂服箱以忤何其勞也既耕且耨黍稷用成乃京乃坻乃庾乃廩何其利也是牛者養人者也養我而我殺之復燔之烙之炮之醢之醢之腊之既乃取其皮毛筋

骨脂膏髓而裁之劑之煎之燭之填口腹規贏利又何其忍也夫殺穀殺胎殺鯤鯪殺蜚蠊殺蚊蚋此最眇細尚不可忍而忍於牛乎牛之物鉅於人而牛之功倍於人牛可殺則人亦可殺矣無亦惟是殺人有罪殺牛無罪人能言牛不能言人能報復牛不能報復耳庸詎知有臨刀跪請漫不爲意啖肉飽卧覺而體癢以死者有家

詩象卷之三十三
甚豪侈手自殺食病而多牛索命者有繩
勒牛舌生子瘖瘖者有懸首河干血濺屠
人之面成瘍而死者比比不可更僕是不
能言而言不能報復而報復無抵死之法
而有抵死之禍者也孰謂其可忍也夫人
見螳捕蟬則捍其後遇蛛罨蝶則解其縛
恒情皆然至爲口腹羸利則極慘烈而不
顧彼牛就殺時其蹶然而踣泣然而淚下

者何等情狀也吾乃鼓刀以屠悍然不顧
嗚然中族皮骨離棄快然自得此何爲者
曾不思造化回薄輪運轂轉人生馬馬生
人人復生馬安知吾前此而生與後此而
生者之不爲牛乎安知其非自殺乎非以
殺牛而實以自殺孰謂其可忍也昔田子
方見老馬于途束帛而贖之曰壯用其力
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今牛春而用之

諸家補遺卷之三十三
三
秋冬而殺之有仁心者固如是哉禮曰一
元大武非郊禘宗廟社稷則不用牛後世
師捷享士稍一椎牛未有尋常家食而殄
是大物者自昔良牧明宰多有禁禁之而
未盡稱曰格餌今願臺下廣一切之仁恩
而及於牛舉一切之善政而及於禁殺牛
不徒格餌必令畫一非獨行慈亦爲導儉
物類大幸生民亦大幸矣

鮑伯英印章小引

鮑生白哲少年來自塞上冠敝幘履敗履
短衣楚楚不掩脛脰而能爲印章蚪蚪籀
篆博通研索所爲刀法大得壽承祿之諸
人意余心愛之已而與之語霏霏玉屑浮
以大白可二斗而醉醉去玉山頽唐絕不
作罵坐態寧馨哉宜其官止神馳於秦章
漢璽不啻承蜩若是已而問從塞垣來五

單于何在燕然一片石誰爲銘勒亦有探
白猿而授黃石秘書者否生爲撫掌大叫
談說擊劒事娓娓生雖窶人子乎而志長
在請纓似不徒以一印章小技從人爾博
資斧者昔張旭善草書見公孫大娘舞西
河劒器書法長進生於銅槃石鼓之法當
亦從蓮鍰間得之因時時與之酒而論劒

鞋杯譜小引

林生客余山園雨窓無事出鞋杯詩數十
首示余余謂步稱邯鄲鞵推洛浦總因螭
首及于鳳鞞今所謂白小姬者不言玉頰
而第取金蓮當彼霞觴加茲月旦以踏青
而浮白以行雲而行酒且也不雙而隻胡
取合懽生曰昔馬嵬物化老媪得鞋傳示
博黃金無筭夫玉妃塵土遺物尚爾堪珍
白姬盛年香躅那不見賞咄咄鄒君亦效

詩彙補 卷之三十三
老迂倪態乎爲之失笑

芙蓉社纂小引

吾梁谿之九龍山去芙蓉湖里許而近予
菟裘在焉當予解龜南下焚魚以居資少
荆牧裝非越使延及十年始拓數畝因山
起堵疏泉成浸幽篠蒙密樛木偃蹇禽傲
自喜花狂欲舞霞幙高寒烟鬟低寢差當
陶徑大媿石家而友人林若撫氏乃過而

樂之時命蘭橈徘徊竹下因是俞君孺子
周君承明俞君君寶伯鱗輩同聲合志不
期勿速後先于邁拚拌而集維時白藏爲
政清商微扇塞鴈候蘆井梧傲葉方澄旣
浴靈藥竊奔值桂樹之芳秋結芙蓉之盟
社分題命句嚴韻限體甲倡乙和前喁後
于或撚鬚走甕或舉步倚馬或春蚕吐絲
纏綿盡巧或天妃織錦珍重報章總之調

詩苑補遺卷之三十三
叶宮商聲諧金石人盡名流詞都爾雅占
星動太史飛雪屬陽春者矣夫節尚蓐收
景先圓魄梁園授簡未是秋中蘭亭祓禊
不當月午孰如此會傍蟾宮而築壇墀借
月姊以捧槃盃玉杵隄糜桂輪不律者乎
獨以予之無似濫委廁其間政所謂珠玉
在前覺我形穢也人凡八人詩凡
首歲著雍涪灘玄月哉生明

林若撫和申少師落花詩引

今夫花當其馭娑旖旎層城截袞白閒委
他紫闥婀娜儲胥狎縷曲房靨藹碾墀斐
疊綺陌天翹非不使縠紋遜緻翠羽奪艷
嬌施興慙陽陵啓妬寶輾低徊玉壺長寫
膺九錫作十友號五宜讌三昧而一旦紅
銷綠委香湮粉謝辭根蛻舉帶葉高騫貼
地爲茵入欄自點嘘毳青冥揚塵碧落歌

未山香舞隨柘影昔何纒紉今也披離撫
今愴往足攪人臆故自昔韻士墨卿才娃
文媛多賦落花著之篇什然皆托意窮愁
寄懷投老思深團扇情繫明璫慨朱顏之
非昔嘆青春之不再取花用况援物解嘲
爲是牛山之泣雍門之琴已耳豈若茂才
林君青衿少年芳苞乍吐不羨上林一枝
少師申翁白頭元老靈椿獨秀可當西池

三竊者乎申翁年過明遠扛筆如椽林君
齡方長吉攜囊是錦此能藐大人彼則呼
小友彼能歌白雪此亦附青雲協若埴篔
諧如金石又非可與絲泉錯章膾蘊合器
者竝體較也鄭麗明氏酷嗜兩家詩授之
嗣氏付於刷青倘亦潘河陽何江都之屬
與

疏二首

法昌寺僧寶華募緣造華嚴經十二部疏

夫自明星成道而華嚴始出自龍宮示迹而華嚴以布其爲經也開毘盧法界入普賢行海闡十玄門廣四無礙從初發心便成正覺窮未來際只屬刹那入座卽三賢十聖與會之末學小乘權實並顯思議不設誠四十九年之極譚三千大藏之囊括

也故寫經者不舍之而搨雕管持經者不外之以振海潮刊行貝多者剞劂必先施布羊鹿者檀樾恐後栴檀座千尺非茲無以爲觀唄鐸聲六時失此胡以傳響卽看雙樹誰乏雜花有法昌寺沙彌寶華者卽初琳宮便尋函藏青鴛宛在白馬思馱欲於此八十一卷廣造一十二部念純繡裝潢實寸絲之匪易陟釐印刷卽尺幅而猶

難特下青山乞資朱屋夫助僧以財施也
造經以法施也財法雙施人天獲福凡我
同志其共成之

募化長生米疏

慧輪上人持卷乞文而曰以募長生米也
夫米何以稱長生蓋將所募米貸衆歲取
其息以飭僧息無盡而飭僧亦無盡故謂
之長生云始以法門人持橐而乞收若芥

子既如富家兒按券而發散若恒沙用子
存母母復生子生生不絕卽羨爲緣緣本
於羨緣緣相仍不度廩而香積有隔宿之
飧非菑畚而闍黎多鼓腹之衆假計然之
豐殖作長者之檀施事類逆行法歸巧便
機疑倒置理則圓通于是迦光合掌懽喜
而爲偈曰

菩提樹下 誰者耐饑 如來百法

不言辟穀

阿難殊勝

且犯淫室

而况其餘

得安隱地

取米於子

以存其母

如貝多樹

種子不絕

其米無盡

飯僧無盡

無盡之施

福亦無盡

福無盡者

慧力無盡

檀波羅蜜

此為第一

跋語十一首

贅贅編跋語

君寶玉山山岷峩腰帶十圍頽然自放見者
 訝其擁腫及與之偕殊婉嫵娟好嫣然有
 致生平操斬好作情語所製有蝶睡新柳
 茉莉詩三十首姿態橫出芬芳襲人大似
 東海生玉臺詠一時洛陽為之楮貴而君
 乃自署其編曰贅贅謂靡所用之也夫丹
 霞碧雲朱英紫脫亦何與人事乃絳霄之
 上瑤欄繡石之下胡可一日無此物曾得

與拚拇枝指例乎請爲君寶解嘲

跋沈孺休寫三碑後

孺休此書人謂得魯公法余不謂然蓋夢寐永興而參以率更者雲間書學動稱二沈乃其技不過竊文敏緒餘而止耳曾不得窺永和諸人藩籬而逝以三寸不律取顯官至翰苑卿貳孺休豈其支裔耶何臨池過之而榮稱不逮也諺有之力田不如

逢年余於孺休三嘆

五木德慶菴飯僧跋語

五木戰地也而藏公於此結飯僧堂梅檀婀娜瓶鉢卒止青燐不作鬼魅遁形此如阿脩羅日事戰鬪而得見佛化煩惱爲菩提最是歡喜人地雖然事貴隨緣道忌執着倘如近世借口津梁乞資朱戶以捷椎作長鋏而爲之未能利己那得利人便是

詩象卷之三十一
黑風吹墮羅刹鬼國何但戰場

跋張兩江詩卷

兩江以大書特聞不聞其能小草又不聞其能操鉛槧而爲詩也今觀此卷古風近體率莽蒼個儻格調不羣似出臨池之上何乃以字而掩其詩耶愚謂卽以詩而棄其字亦可

跋高房山夜山圖卷

米公癡絕所爲雲山獨創一家卓立千古此中三昧惟伊家父子自相傳賞不令他人窺竊一變人亦無得而睥睨之者越二百餘年而有高尚書者出盡伊父子而有之足當鼎峙此卷雲樹罨靄大有生氣墨汁淋漓欲墮几席卽未爲尚書公得意之筆亦非籬壁間物也

跋雪浪師寫金剛經後

書寫誦讀之利諸經皆言而獨金剛經中更反覆致意津津不已故臨池之役此經獨多然或緇流法侶用爲乞資或墨卿稅士取以游戲食臙犯戒意念淆禱而爲之卽闖會稽藩籬入吳興堂室福于何有今雪浪師於禪誦小間從門人定文請書此一卷若踈若密若深若淺若有意若無意自成其爲是而不與吳興諸家爭妍鬪巧

此之爲福定不唐捐籍今如來見之亦當舉兜羅綿手摩娑側理吐帝青寶雲覆其上

跋仇實父摹李龍眠蔡文姬歸漢圖卷

唐龍眠居士具畫家法門其於人物更探三昧我明仇實父亦然此卷爲實父所摹龍眠文姬歸漢圖巖石稍率易而人物大

是精工是以的筆臨的本者乃文姬失身
臙虜靦顏歸圖棄兒沙漠轉嫁董祀削廉
義匪視如嬉戲卽有藻績曷所取而重之
彼繪事家逞逞取以爲圖豈不令千古嘔
噦

跋王右丞雪江捕魚圖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千載而下人以此推
右丞余讀其詩因思見其畫不可得今得

見此雪江捕魚圖真世外竒賞便取右丞
所爲桃源諸詩讀之一讀一玩如有巨魚
自大江從雪花飛墜用佐浮白不覺玉山
之倒

跋錢舜舉石勒問道圖

舜舉花鳥冠絕一時而人物亦是工緻此
卷石勒問道圖生氣宛然嘗鼎一臠知非
凡味

跋雪浪開士所臨李北海雲麾將軍
碑後

古人作書多不沼襲觀舞劍視擔夫皆可
悟入近世以古爲楷而臨摹之優孟壽陵
衣冠學步愈摹而愈失其真矣此卷爲雪
浪師所臨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帖不求工
緻信筆直下在肖與不肖之間而其肖轉
深似得臨池三昧者夫師已佛法六通於

臨池三昧乎何有

書楊瑩甫所藏余尺牘卷後

昔人寶燕石以爲玉積而藏之齋而後出
示客客大笑謂其非玉也余數年前所書
尺牘絕未窺臨池三昧何啻燕石而瑩甫
珍之若玉積以成軸無論示客客笑卽余
見之亦自啞啞不止矣乃瑩甫又欲余丹
青其首今惡書惡染合成兩醜瑩甫嗜癡

詩象卷之三十三
特甚如識者見而擲榆何姑爲槃礴而歸
之因語瑩甫勿再示客

贊九首

達摩贊

踏蘆而來面壁而坐革履翩翩亦復何所
印度震旦不離這箇一花五葉自然結果

俞易之像贊

爾眉則踈爾髮則稀爾面則黧爾體則癯

乃爾性則夷爾氣則舒爾腹中則有五色
之絲噫嘻此爲俞易之

張震之像贊

於丹青則濡首於曲生則沾口於風塵則
寄跡於阿堵則若亡有兩高三竺之與居
而凱之探微龍眠伯駒之與友桂棟衡捺
蕭然獨守僧至或迎干旌則走故人盡購
君而實不知君之爲技冥游古先雕絡百

詩家補種 卷之三十三 五
氏得心而應之手噫嘻此郝上之琴君蓋
自示其無偶

吳用卿像贊

茂先博物仲虞逃名太丘道廣叔寶神清
扁舟范蠡五岳向平友于趙孝俠烈荆卿
誰其備之曰吳先生

別駕史振吾像贊

齡不必退而澤延官不必顯而節堅子若

孫不必多而才且賢其與若偏而其所享
則全爾眸炯然爾頰頰然爾意訢訢然誰
圖之我贊之而爾傳

沈山人像贊

昔有休文今有孺休二休一沈先後風流
詞場書苑各建其旂笑殺腰枝亦復竝瘦

林驛丞像贊

猗與芳蘭濯濯新柳有美清揚今似非凡

讀參補和 卷之三十三 三
偶而胡爲乎下走解之者曰此名家之子
居於清而游乎垢

堪輿楊君像贊

腹便便兮何所儲是青囊之書口喃喃兮
何所言是山水之編目晶晶兮何所窺是
牛眠馬鬣之堆足趯趯兮何所跡是立旃
食鼎之室不知者以爲五湖四海形家者
流而知者謂郭弘農李淳風朱桃仙范穉

鳳之傳

趙隱君像贊

隱不混漁樵進不干公卿卑不逐泉刀高
不博聲名師阮籍事劉伶法茂世學公榮
其夢也若覺其醒也若醒亦穠亦澹亦濁
亦清蓋將以逃於酒而全其生

墨銘三首

畫眉黛

始與之石揉而爲墨用以飾黛不雜以色
秉心堅貞得無化石墨耶石耶于德則一
吐墨魚
彼蠹能食在爾則吐食則果腹吐則眩目
惟食而吐文乃郁郁告爾墨士爲乃腹母
爲乃目

三生石

玄不玄涅不涅妙明心內外徹既歷三生
亦經萬劫墨可磨石不滅彼守墨者寧爾
列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